

食事



芋圆

□留婉珍

年节时，有一款美食，低调到尘埃里，却又奢华到骨髓中。一旦你尝过了它的味道，就会对它念念不忘、欲罢不能，它就是芋圆。乍一看，其貌不扬，就像村里那个不爱打扮但内心丰富的村花，一旦深入了解，你会发现，它是小吃中的一绝啊！至今，还有一堆远渡重洋的华侨，一提到芋圆，眼睛里就闪烁着泪光，那是他们童年最美好的回忆。

芋圆源于年糕的变种，而年糕，自古以来便是闽南地区馈赠亲友的佳品，象征着团圆与丰收。听祖母说，传统的闽南年糕，以糯米和芋头为主要原料，颜色自然得像琥珀，经过巧妙的配比与蒸制，成就了那份独有的香甜与软糯，切一切，煎一煎，外酥里嫩，好吃得不得了，成为节日里不可或缺的味道。

历史的洪流中，总有着不屈不挠的创新与适应。晋江女子用一双巧手，将地瓜粉引入了年糕的制作之中，赋予了年糕新的风味与灵魂。地瓜粉的加入，让年糕在保留了传统的软糯之余，更添了几分弹性与清爽，仿佛是大海赋予的灵动与包容。

传说，芋圆在早年是作为干粮出现的。渔民出海捕鱼，风里来浪里去，吃饭就成了

大难题。有一天，一位渔民的妻子，在厨房里捣鼓出了包馅料的芋圆这个小吃。嘿，你别说，这东西既能热着吃，又能冷着吃，简直就是干粮中的战斗机啊！于是，芋圆成了家乡渔民出海时的必备干粮，成了他们海上漂泊时的一抹温暖。

如今，漫步在晋江的街头巷尾，不时能闻到熟悉而又诱人的芋圆香。那热气腾腾、软糯香甜的芋圆，是味蕾的盛宴，更是心灵的慰藉。

记得小时候，临近春节，母亲也会在家里做芋圆。她先把芋头洗得干干净净，然后咔嚓咔嚓地把皮削掉，切成细细的长条，放在石臼里；接着，她加入一定比例的番薯粉，一起搅拌；最后芋头、番薯粉在她的石锤下，渐渐变成了泥状。那场面，简直是一场原始的暴力美学，直到锤成一团黏糊糊的芋泥。

母亲把芋泥从石臼掏出来，加入一些简单的调味品，比如味精、盐、五香粉等，然后取适量放在小盒里，捏合成为一个大大的芋圆，没包馅料的。那手法，就像是在捏泥人，娴熟而富有节奏感。最让人期待的是这个环节，她把芋圆放入蒸笼里，用慢火蒸到表面的灰中带着一点透明，像玉石一般，看

着就让人垂涎欲滴。蒸熟后的芋圆，切片直接吃，那叫一个香啊！有时候，母亲还会把它和米粉一起炒，撒入自家种的芥菜或小白菜，有条件的话放点“巴六脯”或小虾米，便可以大快朵颐。在天寒地冻的冬晨，一碗芋圆炒米粉吃下来，浑身发热，额头冒汗。

芋圆的吃法可不止这些。最常见的就是大骨汤吃法，在碗里剪开几个芋圆，再加入熬好的大骨汤，味道咸鲜可口。还有一种干吃法，就是芋圆上撒些花生末，加上甜辣酱等佐料，再淋点香油，味道那叫一个甜啊！人生嘛，就是要这么随心所欲，才能活得有滋有味。

说到芋圆的馅料啊，那可真是个亮点。芋香夹杂着肉馅的香味，嫩嫩的外皮包裹着在饱满的肉馅，再配上一碗鲜美的瘦肉汤，那味道，简直是舌尖上的交响乐啊！每一口都是满满的幸福感，让人忍不住大喊一声：“此味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尝！”

要想做出好吃的芋圆，那可得下一番功夫。这芋头得选好，得是那种粉糯香甜的芋头才行。还有搅拌和捏合的力度也得掌握好，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。火候也得恰到好处才行，不然蒸出来的芋圆就不好吃了。



(CFP 图)

每次看到母亲做芋圆的时候，我都会在一旁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心想，这芋圆看似简单，实则深藏不露啊！像那些真正的高手一样，平时不显山不露水，一旦出手，惊艳四座！

啊！芋圆——童年的味道！母亲的味道！乡愁的味道！

每日佳句

以恕己之心恕人则全交，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。

乡情

古厝

□戴高山

故乡，一条来自戴云山的溪水，汇入晋江，奔向大海，这条溪叫东溪。

东溪两岸，有我的故乡。那里，原有一座近二百年的红砖古厝，它积攒了祖上的荣光，也是我童年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家族的古大厝建于清代，长辈说，祖上是老实勤奋的农民，生养了六个儿子。有了钱之后，建造了出砖入石的“皇宫起”大厝，之后，由于人丁众多，加盖成“三落四条护厝”，外加一座新大厝、私塾房等，形成居住群。

20世纪60年代末，母亲在古大厝里生下我。那时父亲住院，母亲没有亲人相伴，也没有请接生婆，她拿起剪刀，剪下那条与我相连的脐带，之后，又找来一块布，将我包起，从那一刻起，我的整个童年，就和这座古大厝相连了。

我记得，古大厝的大门是精纤细作的花岗岩。上面刻有一副对联：“门拱丰年占大有，家传学士庆文明。”整座房子的下层是花岗岩大板材建造的，中上部是大红砖，最上面则是木瓦结构。外护厝用三合土墙，内隔墙是木墙或芦苇泥墙。

大门两边的屋檐下，有一对青石狮子。小时候还能看得见，后来被人盗走了。现存下来的，是家族后来修补房子时，重新雕刻的。大门两边有精美的石雕、砖雕、花岗岩白石雕、青石岩青石雕、红砖雕。雕刻了漂亮的人物山水、风景鸟兽等。可惜的是，这些雕刻并没有完好保留下来。

随着生活向好，古大厝的群居生活，逐步发展到大家独立建房。多数人由古大厝往外搬迁到各自建好的新居里。

无人居住的古大厝，木材渐渐老化腐朽，瓦片脱落一地。没有瓦片遮盖的老屋，更是经不起风吹雨打，虽多次修缮，最终架不住岁月的摧残，不断有坍塌现象发生。

前些年，族内宗亲经商讨请来传统建筑师傅，保存旧石门、石板和石雕等，对古大厝进行拆除重建。

改建工程逐步现代化，除保持传统风格之外，又增加两个篮球场、一个排球场、一个沙球场、一个器械运动场以及乒乓球、台球等活动场和图书室、家风馆等。于是，家族古大厝终于变成新时代新农村的文化活动中心。

入夜，打球的、跳舞的、散步的、聊天的……华灯之下，热闹非凡。

宗亲从群居到分散，再从分散到聚合；古厝从旧到新，完成一次又一次整合与改变……

站在新铺的石板坪上，想起童年和小朋友玩“冲关”。走进新大厝大厅里，想起童年和小朋友玩“捉孤鸡”游戏。甜甜的童谣在耳边响起：“黑鸡仔，藏伊密（闽南语，藏严实之意）；白鸡仔，去找贼；找若有，金鸡母；找若没，拳头母！”

童谣声如隐隐涛声，随着滚滚而去的东溪水奔向幸福，奔向宽广的未来。

苏家故里

火炉

●山窗坐落三更月，炉焰犹然暖气蒸。
——清·黄文仪《冬景》

●乡国归程应岁暮，火炉煨栗话情亲。
——宋·张澄《和林秋日感怀寄张丈御史》

●寒夜客来茶当酒，竹炉汤沸火初红。
——宋·张耒《寒夜》

●独坐火炉煨酒吃，细听扑簌打窗声。
——宋·钱选《题雪霁望弁山图》

●邻家犬吠我鸡呼，日照南窗对火炉。
——明·李穡《即事》

●围坐红泥小火炉，煮酒谈今夕。
——清·潘榕《卜算子·寒夜围炉》

诗语

暖冬

□林传凯

果园的冬日怀着空灵且忧伤的甜蜜化身为果子，在雾气散去的晨光中弥漫着沉寂独有的美好。也许，是我们的到来，使得天空的湛蓝划出几朵喧嚷云絮，使得接近表白的斜坡多出几齿凌乱脚印，徜徉的风微怅。或者独处，或者成群结队像蹲在村口墙下晒太阳打盹的邻居，各自揣着心思。倘若风不来，定能听见各种窃窃私语的欢愉和嬉闹像机关枪，阳光在叶的墨绿上错落有致的沃柑上，我们此起彼伏的陶醉知足。脸上身上蘸染的泥痕上扫射，幸福被痴情暖阳撞得荡漾，笑得不加思索不可理喻。这样的采摘让冬日，沉淀出一份暖调的飞扬。也许，这是果园的抒情方式之一，也是对这片土地深情的回响。

四季



身边喜欢兰、养兰的朋友颇多，每有造访，自是先细赏一番兰花。“兰为王者香，芬馥清风里”，交谈话题就在氤氲幽香中弥漫开来，多了一份温馨情致。

我见过的兰花大多是地生兰，如春兰、蕙兰、建兰、墨兰、寒兰等。有的植株挺拔，叶脉透亮，显出典雅豪华；有的娇羞的花朵形如明月；有的仿佛璀璨星结成了串，在墨绿的叶中窥探；有的像一位窈窕少女，小巧玲珑；有的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，金色灿烂的笑给人愉悦和惊喜；有的花瓣通体一色，玉脂凝膏，细腻如蚕肤……花姿各异，刚柔兼备，难怪被誉为“国香”“天下第一香”。

这是一种“娇”气较足的花卉，对水、肥、土、温、光等多个主要方面照顾得稍有不周，就养不好。曾有痴兰人说：“养兰入门易，精通难。须窥天时，测气候，勤于护理，做到栽养有法。”栽盆后，先浇透水，再逐渐减

一缕兰香悦人生

□李志宏

少，进行正常养护。水分不能太多，积水烂根，干则浇，湿则停，适当偏干，以八分干、二分湿为好，平时需透气透水，正常春秋两季换土，施肥也是讲究适中，多施、重施不行，也要适当遮阴。这些可是细致活，有技术讲究的。晒盆、翻盆、防雨时，需搬起搬落，倒是一番体力活。

养兰颇多不易，是要付出诸多辛劳的，这一过程中需细心、耐意、勤力，未可稍事松懈。有几个朋友与兰花为伴，把日子过得香醇有味，有光有影。

一位朋友在水电站工作，地方较偏远，背靠大山。山中森林植被丰富，他时不时往山里钻，什么黑乎乎的旮旯都闯，只为“淘”兰。兰花大多生长在山腰谷壁、石隙灌丛，一株兰，裹着整个山林的日月精华，如能于枯水瘦石、野艾莠草之间觅得一株飘逸潇洒、姿妍独具的兰，朋友如获至宝，细心采挖，精心培育。他采摘的兰花大多发育良好，生长得时。闲暇发发朋友圈、兰友群，晒晒照片，聊聊天，舒心又减压。

一位朋友常年载货跑车，他每周必回一趟老家。庭院天井里有一百多盆兰花，他巡



(CFP 图)

视一圈，给它们配料、浇水、翻盆、修剪等。开花的就挑出来欣赏，就着花儿，哼哼小曲喝喝酒，将自己安放进兰香里，在奔波劳累之余，卸下肩上的沉重。

我家的阳台、客厅、书架，间或会放一两盆兰花。兰花的培育成功，全靠妻子视其湿燥，谨护晨夕与晴雨间。她平时种种菜，对待兰花也如老农般细心勤力。我只是享用了妻子的劳动果实，茶余饭后，唯兰是馨，相看两不厌，读书写作久了，抬头望花一眼，就有一种欢愉在心头荡漾。我曾笑着说：“养兰，其实养的是一种心情、一种态度、一种兴趣而已。”

“本是山野物，今为案头芳”，一盆兰花在室，顿觉生意盎然。取悦自己很简单，一缕兰香足矣。生活中或许有些时候会尘霜满面、内心落寞，但只要坚守，花香自会幽远，日子也会香醇有味。

奶奶的百宝匣

□柯远峰

(CFP 图)

轻抚掉了漆的铁匣子，一段尘封的岁月随即开启。

我的藏品中有一个铁匣子，它是奶奶的陪嫁品，也是陪着奶奶走过一生风雨，仍被保存下来、为数不多的一件物品。

奶奶生在一个家境殷实的华侨家庭，父亲和叔叔都在吕宋经商，小时家里有长工干农活，她生活得无忧无虑。过去常听奶奶说起她的童年、她的家人，尤其是她的父亲——我的外曾祖父。他在吕宋做糕点生意，一心想着给故乡的亲人盖一座好房子，自己省吃俭用，把赚到的钱都往家里寄。

老牛

□李万军

(CFP 图)

小时，家里的地都是母亲在忙碌的，舅舅心疼母亲，把他家的母牛分给我家一起喂养。

母牛不年轻了，两只角像刚出土的笋，好多年了都长不长，温和的眼睛像露珠一样闪着光，走起路来虽然慢条斯理，但稳重有力，嘴巴经常蠕动着，像有嚼不完的草料。

母牛来我家时，毛发毛刺刺的，像垂挂在玉米上的须，乱糟糟的。

母牛已生过两个崽，看上去乖巧又善良。说它乖巧，那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和它相见，就大胆去摸它的角、刮它的脸、抠它的肚皮，它都不抵触，相反，还把头调转过来，用嘴吻吻我们的手，像在表示亲热。

母牛的到来，为我家增添了耕田种地的力量。母亲对老牛非常疼爱，每当耕完田犁完地，都要把它拉到沟边或者田角，给它搓搓身子，洗脸洗脚。每当这时，老牛都会乖乖站着，样子极其舒坦。

我们经常牵着牛去田边地坎吃鲜嫩的青草，老牛的嘴巴像把锋利的剪刀，“嚓嚓”卷食着。

有时，我们在前面拉着，怕它偷吃田地里的庄稼，就一直瞅着它。但在老牛看来，我们是多此一举，因为它已成了老牛，知道哪些该吃，哪些不该吃。在没有禾苗的田间地坎，我们在后面跟着，只见老牛慢悠悠的，我们不追，它就不走，它和我们同站在

地坎上，眼望四方，像在陪我们观景。

说老牛善良，是因为我们有一次从山上把它赶回家时，或许是它渴了的缘故，一路往家小跑，以至于我们赶不上。快到家时是下坡，有一段光光的石板，经常有邻居家小孩在上面玩耍。那是我们回家的必经之路，我们在坡上看到老牛快到家了，却停下了脚步，眼睛在向我们回看。我们急急赶去，原来石板上有几个小孩在玩，见老牛突然站在了旁边，吓得不知怎么避让，惊恐得连哭都不敢哭，怕哭声惊了老牛伤着自己。看见我们到了，我们把老牛拉住，几个小孩才立身跑向旁边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老牛耕田犁地从不偷懒，无论是硬如铁板的地，还是软得如棉的田，老牛都会紧赶慢赶把它做完。饿了，在劳作中不时吃点青草，渴了也不嫌田里水的混浊张嘴就喝。父亲知道老牛的辛劳，举起的牛鞭也就喝。后来，老牛接力了老牛的活计，成为我们家不可或缺的伙伴。

回首



只是做做样子，吓吓叮咬老牛的蚊子。

转眼，老牛生了牛崽，让我们一家喜不自禁，特别是母亲笑得合不拢嘴。但老牛没有居功自傲，还是像往常一样，该犁田犁田，该耕地耕地。

有天，我们把老牛和牛崽放去屋后的山上，就回家了。傍晚去找，但见小牛崽掉到一个石槽里上不来，老牛站在旁边守护。我跳下石槽，将小牛救起。

可惜小牛还没到吃草的年龄，老牛病了，被兽医抬走的时候，关在圈里的小牛见状哇哇地又跳又嚎，我们看到老牛两眼望着小牛，想张嘴，但始终张不开嘴，接着两眼又看向我们，像是托付我们帮它照看小牛，我把头别在一边不敢看，母亲说她看到了老牛的眼角淌出了两行清泪。

后来，小牛接过了老牛的活计，成为我们家不可或缺的伙伴。